



境的轉化

◎ 穰宇立

在修道的路途上，我們六識接觸外緣境物從而生出順逆善惡、貪瞋癡慢的觀感與覺受，而這些從外感受而引起的喜、怒、哀、樂等種種的情緒變化都很容易去影響一個修道人心的波動，障蔽我們純真至善的自性。而仙佛菩薩與眾生的境界分別就在於此，祂們看到的是真如的世界，一切真一切如。不用心意識做主，所以能於種種的境相都不染不著，即是「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」《維摩詰所說經》的觀照功夫。然而，在修道上要不要有「境界」的分別？境界是必然的存在，因為沒有境界的分別便無從起修，不能按部就班地漸次提升。但是正如《金剛經》中須菩提尊者回答世尊所言：「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。』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

者。……我不作是念：『我是離欲阿羅漢。』世尊！我若作是念：『我得阿羅漢道。』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。」雖有境界分別，但修道人於境界亦應無所住心。就像十法界是必然的存在一樣，因為有種種心即生種種相，便自然會產生十法界的分別。

後學在此運用在道場上較常聽聞到的題材，將「看山三境界」與「修道三不離（不離經典、不離道場、不離善知識）」相結合，將六識接觸到的外緣境物，轉化昇華為修道人觀照的境地。各位前賢學長，自性是體，三不離是用。體雖同一，用無二般，能將生活上接觸的種種化為千般萬般用（常應常得），便是時時刻刻與自我般若智慧相應，正如張老前人所言：「提起您的光明念頭，來照耀您

的生命」那樣，智如光、慧如明，般若智慧照耀我們的修道人生，從此不再受愚迷惡習所染，成道證果，回歸中娘懷抱。

看山是山與三不離（敲打念誦）

山是代名詞，但借眾所周知的言語來譬喻人生而已。在這看人生是山的階段裡，正是我們尚未得授明師一指點前，眼見色、耳聞聲，莫不貪著分別。人我不斷，耽逸人生。這時色身處富貴之時，便用盡一切能力，力求生活奢華享受，無所不用其極；處貧賤之時，全然是痛苦與卑微感受，總覺生不如死。處不貧不富亦不名之時，對人生則像無頭蒼蠅那般，茫茫然為著生活而生活，總為未來去向擔憂莫名。

一、**經典**：只通念誦，不了其義。偏重選擇於知名度高，能對自身有最大利益的經典來作學習，或是持誦經典比他人精熟，借此來判分彼我高下。此時心念已先偏邪，修持豈能成正？

二、**道場**：講究仙佛形象與道場是否夠大、夠莊嚴，同修人數是否夠多等等，才願意在該道場修辦。此時身在道場，卻身外求道，見道而不識道。

三、**善知識**：將通熟世間法之學識飽足、聰敏善辯、多學廣聞的良善之士視為善知識。此時盲修瞎練，若有奇聞異趣則終日追求，不能憑自我智慧選擇所應該依止的真正明師。

看山不是山與三不離（參禪打坐）

在這看人生不是山的階段，是修道路途的分歧點，得遇明師者即能識得正真修道路徑（金線）；若受邪見外道牽引，便容易錯認空義，一味偏執墮於頑空。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在《六祖壇經·悟法傳衣第一品》為大眾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時便殷殷囑咐：「**善知識，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。第一莫著空。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**」濟公老師慈悲，在此也教我們二六時中意守玄關，名為「真人靜坐」。日常生活工作照常做，但自我自性真人與境相相對卻不亂不動，外不著空（化身），內不著有（報身），直至圓滿掃三心飛四相（法身）。眾生在此看山不是山的轉捩點中各得趣向修道因緣，但若行差走錯，便成萬年嗟嘆之由（萬八年載難身翻）。於是應當修習五教聖人所教，依世尊八正道之第一正見、孔子九思中視思明、聽思聰作為選擇正確

修道功夫。後學在此便依「四依四攝」中之四依為依據，點燃正見之炬，照明自我修道人生。

- 一、**經典**：此時不執著於經典與言說相，而是依止「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」選擇自心能夠契入的經典，不再隨他人的選擇而作盲從的選擇。經入我心，經隨心轉，時時現善念，時時止惡見。
- 二、**道場**：此時不執著於眼見境物為莊嚴之道場，亦不執著仙佛形象，認理實修，直心為道場。為四依之「依智不依識」，家庭、公司皆可以為歷事煉心之修道道場。
- 三、**善知識**：一切善惡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亦不分富貴貧窮，不執著於說法者是否具有高知名度等。為四依之「依法不依人、依義不依語」。如孔夫子路遇玩沙小童路中堆築城堡，便教子路驅馬繞路而過，為理實故。或岳飛與秦檜，善惡皆是善知識，岳法律主教導我們「精忠報國」之節氣，而為世人所景仰祭奉；而秦檜卻教導我們不可「殘害忠良，誤國誤民」，否則下場就是萬世遭人唾罵，致靈性墮落難有翻身之期，實在可憐之至。

看山還是山與三不離（性理心法）

最後是觀照人生還是山，此時不離人生，而是離於所見，事事智慧返照本心，雖身處五濁惡世，卻是用來長養我清靜潔白蓮花，即是《六祖壇經》所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。道德修至圓明，在世是聖人，歸空即為仙佛。就像是眾生與仙佛都一樣在修布施，眾生只能捨卻錢財，俗言「布施做功德」；仙佛布施不論財產、生命與時間皆都能捨，已圓滿「布施波羅密」，《金剛經》中：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」之境界，雖然圓滿了布施波羅密，但是依然依著眾生所須，時時刻刻行於布施。

又如出家之義，心上解脫出於六道輪迴枷鎖是真出家，不可言色身剃頭披袈裟出離火宅就是出家。是故佛、菩薩慈悲，佛家四大菩薩中只有地藏王菩薩現出家相，文殊、普賢、觀世音菩薩皆現在家居士相，意象清楚分明。看山還是山，心體圓明，無相無不相，境相如如不著不動，已是佛家涅槃境地。

- 一、**經典**：此時已無經典亦無法相，一心能出八萬四千法，八萬四千法歸於性理心法一法。「千經萬典，不離明師一指點」，《黃檗

斷際禪師宛陵錄》亦云：「佛說一切法，度我一切心。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」不用時無法，用時法法皆如。

二、道場：自性為中堂，那麼生活中時時刻刻皆為道場。就像《金剛經》一開頭所說：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」那時須菩提尊者就立刻向世尊恭敬行禮直言：希有世尊。為甚麼呢？當下即是道場的原因，施法者有，受法者有，時間、空間一應俱全。就像道中前賢、老菩薩們，對仙佛行禮鞠躬之時，姿態是那麼樣的謙卑莊嚴，若是我們能夠用心攝受，當下即是道場。

三、善知識：此時已脫離只以人為善知識之格局，而是以能提昇我們心靈精神層面與智慧的一切人、事、物為善知識，總言之即為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皆是。正如道中前賢也常常叮嚀後學：「在中堂若是用心，則處處是道。」將此義再往天地宇宙擴大，則無處不是道。所以老子在《道德經·第六章上善若水》中就以水來譬

喻中和之道，隨方就圓，智為修持。又言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誠信不虛言矣！

道尊德貴 先天資糧

記得後學在忠信班曾聽過「若要人前顯貴，須在人後受罪。」這樣一句話，當下後學心想：修道人應秉持孔夫子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的胸襟，又何必顯什麼貴給誰看呢？後來在一次萬金鸞點傳師慈悲開示中，清楚地把「顯貴」的先天之義講解出來：道尊德貴，顯貴乃是顯德之貴，並非是人我名利之貴；受罪受何罪？受切磋琢磨之罪，不受罪磨如何明明德，從何復明性初？修道人修道當修「富貴之道」，此富貴也不是用身家財產多寡來作言喻，乃是我們修道人精修勤辦，先天財庫功德財富足，立身行道化世度眾，道德財貴顯於身（德潤身），此即修「富貴之道」的真實意義。

「放下是非的放大鏡，拿起真理的顯微鏡。」唯有滌除我們心中固有的知見（《道德經》：「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」），才能真正聽受到純真的道理。我們在中堂聽課要學習孔子的九思，要真會聽、真會見、真會問，這樣才能日行有功。